汪子中詮

汪子中詮卷六　萬曆丙辰丁巳

夣中讀書得二語古人能標天下

下之常心甚喜焉復續數語天

奇好異者非異惟經常酬酢之間順理而動盡誠心而應及臻厥成天下卒莫能及此君子不求異乎物而獨伸於萬物也覺而思之是謂中庸是謂易簡至德

君子非好爲方人也不知人而從違淡戒眩焉靡定故居今稽古權衡不可爽也古人往矣其言與行在觀其言論其世其人可知焉言粹於道行造於

極聖也言根於道而未盡粹行依於道而未盡純賢也若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其人且不可方物好隱惟者樂與之學聖君子必不爲所惑矣故惟天下之善士能友以天下亦惟萬世之善士能友以萬世

器必遵規矩而後利用焉射必循彀率而後命中焉舍規矩彀率而從簡便拙工拙射所甚樂也不利用不命中奚以器與射爲談妙悟者似之

人心統言心也道心言心之本來也操存舍亡眞妄交勝故曰危降衷本體一眞無妄故曰微仁者人

也仁人心也道心即在人心中不可以理欲分不可以天人分也精以察微一以守微微即中也三才於此立根萬化於此此樞紐故執中而皇極建四海寧矣

人心之動即是覺曰危微曰精一皆覺體也故聖人常明常覺謂有覺便落情識必常在夢寐中而後可乎天地以其心普物而無心聖人以其情順事而無情程子有是言矣天地之心人皆具之第常人已放其心聖人之情人皆同之第常人已汨於情未存心先言無心未發性先言無情此近世學

者竊空寂而談超頓與彼言天人言覺爲情識者共成套語故渺論日新而聖學日晦也

無聲無臭天命之本體也非所以語學力不識不知聖脩之妙詣也非所以語入門學者果有志爲聖人之志必先從入門用力始知近知自知微闇然密脩敬信此戒懼慎獨之實功危微精一之正脉也夫洗心退藏於密非洗滌歸空之謂曰藏無一息弗存曰密無一念弗覺如今人所謂妙悟所謂當下便是僅於知近知自知微處稍見光景耳美大聖神基於善信在實有諸己而已若辯析於毫

芒論極於玄杳不反諸身心以求實得非所敢望於豪傑士也

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似可爲戒慎恐懼注脚矣然妄想非惺正想是惺一日萬幾卽惺是寂聖學於禪毫髮之差在此其究竟工理人淸談廢事相㕘天壤烏可不蚤辯也

君子以君子之心信人似忠者不意其爲詐也似廉者不意其爲汙也故常披肝膽以示小人小人以小人之心度人大忠者見以爲沽直也大廉者見以爲矯情也故常伺間隙以乘君子且小人之交

惟勢與利勢在則投足委心勢不在則旋踵易面向之肝膽相示者且借以輸欵炎門此君子所以常見欺於小人也秉虛明以御物誠僞畢照語默不失其惟聖人乎待億逆而後覺次也不億逆終於不覺君子其愚也已

庸非洙泗作也祖堯舜而述之者也道心即天命之性執中即中和之體曰危微戒懼凛矣曰精一明誠具矣故虞廷十六字爲經中庸三十章爲傳萬世聖學與宗無出乎此矣學者第求諸十六字則堯舜可爲復求諸中庸則本原功夫要悉乃後

儒紛紛各標新旨以炫玄妙其徒又爲之派衍絲抽言多於充棟學苦於分岐究極其說總不出心性二字而偏詖或雜於二氏是欲明聖學反以晦學欲持辯論爲聖人不必以身爲聖人也同志有過予問宗旨者予曰精一執中有大宗在予方欽翼從事無暇問小宗矣

友問高堅前後可想像乎卓爾末從可思議乎曰諸弟子皆求聖道於言獨顏子求聖道於神也聖人以身傳神顏子以神覩聖文既博禮既約矣反求於身視聽言動謹奉以周旋竊負於聖人之身

時行而物生天運而神流非擬議之可幾也非形聲之可執也乃知誘所及者禮之度數耳神明超於度數若可望而不可即才所竭者禮之迹象耳天機妙於迹象若可遇而不可覩喟然一嘆非邇其始也仰鑽與瞻正竭才也高堅前後正末從也葢所至者立境漸融所未至者化境難入乎白沙常言神理之物乃靜坐中想見光景非深造自得如顏斷斷不能頓詣也深造之而詣此境則為亞聖虛想之而見此境尚非我有

書院非古也自宋人主賜額始也夫既聚徒講學矣

離經辨志強立不返將若何而養心性若何而學孔孟徒讀書云乎百工居肆聚材木者欲斤削焉聚玉石者欲琢磨焉期於成器利用而後已講學者亦期於躬脩實踐體道成性以書名院未足以盡學似祗爲訓詁詞章地也予有小館以待同志名之曰明誠學舍今二氏所居多名精舍儒者亦有精舍曰學舍者切於學謙於院且別於二氏也

元亨者善而亨者也利貞者正而利者也善而亨正而利聖人安之匪善奚取於亨坎則維心亨困則大人亨也匪正奚取於利履幽蒙難亦利致命遂

志亦利也

凡人視人則明視已則昏責人則嚴責已則恕以昏而恕者自居肅衆人也以明而嚴者自反士君子也

天未喪文洙泗講習誰能廢之士何負國善類芟夷鬼神惡之暴秦坑儒漢唐錮黨宋禁僞學名殊而事一律也其禍亂之不旋踵亦千載一轍後世長國家者宜深鑒於前車矣

置一部孟子於案上則有事之宇宙可化為無事置一部戰國策於案上則無事之宇宙可變為有事

學術邪正關乎人心世道讀書烏可不慎也

人一也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萬古之人精神一也有提攝一身之精神有提攝天下之精神有提攝萬世之精神人惟所自樹精神惟所自用毋虛此七尺戴天履地之身毋枉費一生精力於醉生夢死之境

夫學者學爲聖人也曰理學則有非理之理曰心學則有任心之心人以聖爲極學以聖爲宗言理言心於此此折衷異端曲說於此退聽矣故講學者當正名曰聖學唐虞洙泗之嫡傳宸旒帝布之共貫

非後儒各以所見所入爲管窺者可得而參也
學者有必爲堯舜之志則羹牆堯舜矣有必爲仲尼
之志則夢寐仲尼矣寧復向今人口吻索真味乎
復向今人足跡問芳塵乎其津津於近儒新論以
參和二氏爲玄妙者其志止欲爲賢人不欲爲聖
人欲持辯論爲聖人不必以身爲聖人也豪傑之
士盡省勉焉

好問好察若無若虛聖人之心萬善咸具虛明感觸
一善不遺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深山野人耕鑿供子職外何所事事曰

沛然莫禦者非流行布濩莫禦於外也乃浹洽融暢莫禦於中也所謂取諸人以爲善也故立志則必期於上聖取善則不擇於芻蕘

無恆產而有恆心士當如是然謀道不謀食安能公食齊士甘委命於嗟來原生不貸餘於結駟可謂固窮未知所以處窮也爲農爲工爲賈皆治生事第循理安分不用機心機事以欺天欺人則治生與治心固相資而不相害耕稼陶漁舜嘗親爲之今豈妨於爲舜也

士君子立身宇宙當學爲聖賢不當以豪傑自局當

學三代以上人物不當以漢唐宋名臣自小禹稷
皐夔之弼亮伊傅周召之經營功烈隆炳皆從性
命中流出篤實輝光與取辦智力者寧啻霄壤懸
哉凡欲爲豪傑而不爲聖賢者高則以傲亢取名
卑則以忞雎攫利自古權臣竊柄賊臣竊國始未
嘗不豪傑自命而卒稔惡於滔天也故學以聖人
爲矩道以中庸爲極
子以身任千聖之道脉一幸叚敢愆於禮義乎以
身値前古之名教一啓口敢涉於邪僻乎故窮抗
志而達彌堅也少砥節而老彌篤也平居閣脩而

利害生死不移也

守道官守職農守耕工守肆商守懋遷各有分焉分以內卽性也卽天命也性命非渺茫無據之物凡事所當爲分所當盡皆性命之流布也分以內有少虧焉則虧於性矣分以外有少越焉則越於性矣故虞人非招死不敢往聖人有取焉誠不以溝壑喪元而易守分之節也嗟乎使守道守職皆虞人若也則賢哲比肩而忠良接迹於世矣

與仁不能並存寧殺身成仁生與義不可兼得寧舍生取義謂聖人無死地聖人非苟免以貪生也

心可剖身可囚囚不死者幸耳明哲保身無異術

危不入亂不居無道則隱故默足以容也是以論

强曰至死不變與南容曰免於刑戮可以死可以

無死當權之審矣

聖人非以有天下爲寶居天位代天以生萬物故謂

之寶也曰大寶不得以小智治之曰神器不得以

私意有之上帝之所眷顧鬼神之所佑饗惟仁而

已

近日評制藝者動曰才人才士夫經書皆聖賢語以

聖賢心思寫聖賢口吻仁義之言藹如故足述也

稍叅以才士縱橫意氣如貌不肖爽何古者聖人非不多材多藝以材藝為道德用德制才也後世豪傑建樹非不託宿道義以道義為智數用才制德也此王覇升降之辨也

樂正子善信人也豈真為餔餟從子敖哉毋亦謂嬖倖之臣或可緣而得政於齊斯亦割烹飯牛之說誤之也聖人寧不得衛卿而不主彌子卽堅白可試終不往佛肸匪人之比包承之否易深致意焉奚俟安命而後决也明乎此可以定龜山出處矣

未發常中則有發自和天命本體如是衆人皆有之

而衆人不能完其天者情習汨之也惟聖人爲能
戒懼以完性體性之者安焉反之者勉焉戒懼之
藏卽是中顯卽是和非中和爲性而戒懼爲性外
添設也釋氏言空寂不能不言戒定戒斯定斯寂
也天地之運一晝一夜一寒一暑若有所衡量不
爽然若有所驅迫不容已然此天地無心之戒懼
與性之聖人同也自開闢以來宇宙所以清寧人
物所以安阜皇王所以建極聖賢所以立敎惟此
幾希一脉非戒懼安得中和哉故曰畏天命曰我
其夙夜畏天之威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恐心以言動也能知言則言與心洽何動之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恐心以氣動也能養氣則氣還輔志何動之有蓋理明自無所疑格致之學也心慊自無所懼誠正之學也所謂私淑諸人者於茲見矣孟子集義而告子外之孟子順養而告子助之告子非惰然無覺悍然不顧彼以强制爲覺以强制爲內顧也

士志於學而無超然獨往之槩逐流隨俗寧有振拔日乎故聖人貴狂簡也成章云者識高而行卓如鳳翔千仞鶴唳九皋自成一品格也君子闇然日

章有一分造詣則有一分章美孟子云不成章不達自善有諸已而充實焉充實而光輝焉善信者成善信之章也美大者成美大之章也積漸而進其進無疆然必源泉一綫涓涓不息而後可盈可放不然則溝澮立涸而已

狂之進取以聖神爲標的也狷之不屑不潔以善信爲根基也志大者奮發必勇守潔者操脩必固故皆可與入道其充實光輝馴至於化一也行不掩言謂言必稱神聖而行則多疏畧耳彼囂傲宇宙放浪形骸者可竊附於狂乎若言高靑天行同汙

垢無論矣
仕猶善信之士可與適道矣充實而光輝焉可與立可謂大矣權則不可妄擬也化則不可强爲也從心不踰謂之化圓神不滯謂之權惟化而後能權也夫權以知輕重度以知長短豈獨聖人有之若方圓操縱惟適意必固我俱融非聖人未易能也近世儒者謂學無積累欲盡掃去階級其說亦本釋氏泰華之巔欲凌風氣上江河之險欲舍筏飛渡吾不知其可矣
智仁勇常德也聖人曰未能子臣弟友常道也聖人

曰未能默識爲學不厭不倦聖人曰何有脩德講學徙義改過聖人曰吾憂然則聖人所終日乾乾者可知矣

聖人言九思後儒見謂支離聖人言九容後儒見謂束縛夫九思一思也九容一容也戒懼慎獨之心存存不息故精神隨處流貫思之弗睿是戒懼有遺念也容之弗肅是戒懼有遺動也且勤思黍貳馳騖包容無非思者起居出入發號施令無非容者智有千慮動有萬變矣獨止於九總之千慮一慮也萬動一動也至精詳而至易簡也

象恭非君子也鑒象恭而廢端莊之度可乎靜言非
君子也鑒靜言而廢安定之辭可乎威儀言語德
之符身之章也自儒者謂敬爲贄學道之士遂以
無心爲妙明以瀟灑爲樂境見敬脩者反疑其象
恭其靜言也聖人執禮之敎或幾乎息矣

世鮮知德之君子故巧言亂德者多世鮮識政之君
子故辯言亂政者多孟氏生平自信曰知言養氣
夫養氣本於集義其說詳矣若知言何繇能哉其
必明善知性乎聖人曰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又曰
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夫前言往行寧有出於

六經外乎六經明善明性者也聖人所贊述即聖
人所爲學知也內求於心性外證於聖經一眞默
會萬善兼融聖人之言在我矣能知聖人之言而
後能知詖淫邪遁之言也
樊遲一問仁兩問仁智聖人語之各異何也計利徼
福遲時有私意焉故語仁智之心以融之學稼學
圃遲時有鄙念焉故語仁智之用以拓之最後曰
恭曰敬忠心事交脩夷險勿棄則與克復敬恕相
上下矣葢學人受病隨時易症望色問聲虛實溫
凉與劑乃知聖人如大造鑄物其神化未易窺也

大徹天地貫古今通人物爲一體者仁也聖人語回
克復爲仁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直指
仁體以牖之惟回明睿足以受之所謂時雨之化
性天之教也乃其目不離於視聽言動非積累之
久何由得熟非純熟之至難語歸仁葢論悟則無
階級論脩則有漸次先悟而脩視未悟而脩者覺
表裏明徹然其下學而上達一也
學人嘗曰吾與回言終日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乃
論語所載自克復博約外不少槩見則終日言者
安在也予嘗謂大易中庸爲聖門性命之書非中

人以上不可語聖人所獨授顏子所獨契意在斯乎不遠復曰殆庶也得一善而拳拳也聖人明言之矣

堯授舜僅執中一語舜授禹僅危微四語謹守之而君師四海無餘蘊矣克復一章聖鑄回也敬恕一章聖鑄雍也請事如回如雍則回雍矣聖自我爲力自我足曷不發此大憤而甘委心於荒怠也曷不待此簡要而別與道路悠悠之人索蹊徑也明膺者懼其高曠則從視聽言動檢之簡重者戒於忽易則從出門使民攝之存心養性無寂感顯微

一也敬恕之心即克復之心也宋儒或分爲乾道坤道又增一見解矣增一見解則啓一疑實故辯難愈煩操脩愈薄今世講學之弊類如是也
上帝降衷若有恆性聖人之言也談空者必謂性無善惡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聖人之言也談悟者必謂知卽是行世儒紛紛辯論幾於舌敝矣簞瓢陋巷顏氏賢也必以屢空附空而貨殖爲多識聖言不太艱深乎格致誠正功有先後也謂格物格去物欲格不正以歸於正聖言若是棼亂乎見解愈新辯難愈煩有眞爲聖人之志者必不然矣

吾讀書者詳味聖人語意質以本心靈明脉絡相貫毋强叅以巳見也意指有歸毋別淆以異說也從容諷誦如聖人面命而我親見聖語性情則反諸性情曰吾能中和若是乎語言行則反諸言行曰吾能謹信若是乎語身心則反諸身心曰吾能正脩若是乎入孝出弟能無歉乎在邦在家能無怨乎念兹在兹無一息敢昏昧也日用酬酢在兹無一事敢踰佚也如此二十年何患不駸駕顏曾而徒以見解競虛談以優游銷歲月靜言思之寢食不寧矣

或問九容非獨畏檢束也亦懼其迂緩而不切事情也曰天生人畀以五官上應五行天之則也民之表也縱逸焉無所檢束其與狂蕩者何異九容特語其常耳若感應有萬變動不居何常膠滯於九如燕居則有安舒之容臨蒞則有莊肅之容事親則有婉愉之容擯相則有趨蹌之容介胄則有不可犯之容四牡騑馳鷹揚蹈厲皆儒者事奚得藉口迂緩而遂廢檢束也

子路負兼人之勇自謂可高視一世其問成人蓋有自挾於胷中者而聖賢性命之教未可以強聒也

第曰智若武仲廉若公綽勇藝若卞莊冉求合併之文以禮樂亦可爲成人矣夫材兼數子則一十莊之勇未足恃也非文以禮樂卽材兼數子未足多也吾於聖人荅問之敎見聖人一化工也今之成人何必然斷是子路語見危致命久要不忘正所自挾也其猶有雄冠負劍之意乎南山之竹羽而鏃之聖人造就非一惜其不能受竟以傷身終也

聖道至簡淡至淵微也多學多識特其迹象耳非澄心而默悟焉何以致精而詣極易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故黙識不從强記而從識悟近儒之說是也學不厭誨不倦聖人自任者屢矣兹加黙識一語欲令學者知誨不在言詮學不在聞見即予欲無言意也

舜五臣武十亂聖人感才之盛因歎才之難也夫論才於三代繼唐虞而稱盛者莫如周論德於三代繼唐虞而稱至者亦莫如周遇獨夫之君戴之如明聖有戡亂之臣率之以靖共其與揖讓而天下治無異文王何可當也故上下古今語至德惟泰伯文王見聖人於揖讓之隆有深慕也

聖人於堯舜稱大哉君哉於禹曰無間然謂禹雖家天下而不以天下自私也視天地神人爲重視吾身爲輕知奉天子民而不以萬民奉己所謂有天下而已不與故無間然也以豐儉適中言者未窺禹之大也

聖人之學求諸身心而已正其心而萬事理脩其身而天下治偶見佛語菩提非觸法不可以身得也非塵法不可以心得也舍身心安所寘力安所求得乎空其身乃見法身空其心乃見眞心語未嘗不精奥第法身見矣將公之天下乎逃諸窈冥乎

爽心見矣將措之事業乎遐諸太虛乎自釋迦氏至上古然燈佛但聞其歸寂滅度已爾未聞有秉德持世主政教於西方者也

勵俗化者存乎節治煩劇者存乎材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見聖人用人如器雖重士節未嘗不兼使材也他日論衛事如祝鮀能宗廟王孫賈軍旅皆能有教於國故聖人在位天下無棄材惟無棄材故不至乏材也

性命精微非擬議可形容也聖人不得已以言顯之猶恐顯之不盡不能使人人明諸心也今解聖言

者動雜以異說如非有非非有非見非非見等語隨處參入令人不可測識且無可持循顯者不更幽明者不更遠乎郭象注莊子而語晦於莊人謂非郭注莊乃莊注郭也

作者七人謂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堯舜氏文王演易周公制禮樂也作者既備後可無作矣此聖人自明其述而不作意也春秋非作乎褒功罪於至隱嚴褒貶於一字後人見以為作自聖人視之曰吾奉若周天王刑賞如此不敢自以為作也

君子惟不爭故能息人之爭惟不黨故能化人之黨

開誠心布公道衆所共是吾是之衆所共非吾非之衆是未必眞是吾信吾是而婉曲以正其非衆非未必眞非吾信吾非而從容以導其是於國事庶有濟乎奏格無言時靡有爭夫敬信之極能使人我俱融偏黨盡消致中和君子當如是矣

一友問爲學之功緩則昏逸急則涉於把捉若何而可曰把捉一語乃近儒雜禪之說聖人無是也執中執競智及仁守聖言凛凛惟縱怠是戒豈以矜持爲患哉畏矜持而安縱怠托口於空虛無着此近世講論日新而去聖人之宮墻日遠也潛心深

造期於自得毋欲速毋助長焉可矣

一友講至誠經綸章畢予謂至誠功用盡矣乃至誠體段何似盍試思之諸友或默或以真實無妄對予曰欲知至誠體段則篤恭是已欲知篤恭敬信之極是已一真渾囫天載同運語實體則曰篤恭語造位則曰至誠本其進脩則戒懼之至而敬信之極也故以至誠言至誠不可得而想像也以篤恭言至誠則至誠可得而想像可得而名言矣思誠君子必自戒懼敬信始矣

常人之情駭於所新聞而忽於所舊聞歆於所未習

而厭於所已習少服聖人之訓見異說而遷焉者歟與厭爲之也聖人所以學不厭者知學之本乎性知性之命於天如饑之於食食之必菽粟也如寒之於衣衣之必布帛也厭何自生焉從知性爲學故不厭從知性爲教故不倦性本萬物同體故善與天下爲公也

聖人自志學至三十而立時非無知知而未盡徹也時非無行行而未盡空也曰不惑則知徹行亦徹矣知非必在先行非必在後因知而明所往因行而知益明也曰知命則知與天通行亦與天合然

思勉猶未化也耳順從心知不待思行不待勉矣不思有神於思者也不勉有神於勉者也篤恭內蘊萬應咸妙非縱心自然漫無主宰之謂也

大學之誠意慎獨脩於初發後天之學也中庸之不睹不聞脩於未發先天之學也未章由知幾慎獨直造於篤恭以後天合先天也戒懼於不睹聞猶致慎於獨覺先天爲體後天爲用也

聖人一生無日不乾惕其衷無日不古人與稽無日不敬脩可願杏壇燕息學也轍環列國何地非學七十子問荅學也世主具臣和與聒對何時非學

不試故藝游藝學也夾谷之會文事而有武備何應變非學四十不惑矣猶曰假數年以學易學易而後知命而後無大過謂聖人四十以前遂能先後天弗違乎吾不敢知毋意必毋固我亦知命以後渾融之盡乎毋意必固我圓而神也從心不踰方以知也規圓矩方聖人一生從事焉惟至篤恭而後能神能知

聖人以畢世精神從事於學曰發憤忘何篤也曰不厭功何敏也歷一境更進一境閱一歲彌新一歲盍返觀默省而覺其有自得乎令天縱不如聖人

乃悠悠泄泄非世味之濡染則物外之逍遥與玄譚之塗飾以是翏翏聖人烏能窺左足於堂奧哉故立志欲真進脩欲勇非勇胡能好學非勇胡能力行三近空重乎勇矣

一友問禪言悟儒言覺有以異乎曰覺與悟無二義第彼所謂悟欲悟其真空以空四大六合也吾所謂覺欲覺其實理以理天地人物也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何一事不實何一處可空故始乎戒懼終乎篤恭德則中和業則叅贊千聖一心萬古一揆矣異此者謂之異端悖此者謂之悖道言不孫此

謂之邪說行不繇此謂之詖行

楚有兄弟仕宦者初俱乏嗣兄妻妒甚其弟妻賢而能容媵晚歲兄妾適有孕妻苦撻而强嫁之其弟密召所嫁夫而語之曰吾與若二十金暫留我家三月而後歸汝汝愼毋泄其人諾去乃佯稱已媵有孕三月後當誕已而嫁妾果生子遂以爲已媵子也乳養而教誨之子年十七爲娶婦因置酒飲兄酒數行兄不覺涕下曰吾弟幸婦賢而有子吾竟爲嫂所誤其弟亦泫然揮涕兄曰子納婦方祥事也涕何從出弟曰吾兄固有子弟無子也具以

情告兄乃躍然起曰吾知所以處此矣爲子别娶一婦分宅居焉異日幸而舉孫在吾宅者吾孫也在弟宅者弟孫也其後兩支繁衍聞者皆稱焉君子曰懿哉其弟之智且仁也正而不諂忠而不欺兩支並茂天助者順乎詩云兄弟既翕宜爾室家今宜子孫矣

天理常存於人心則人心理矣天理常明於天下則天下理矣夫講學者欲與士大夫共明此理使天下常得其理也論篤未必君子亦非必盡色莊言不底績考功有法焉實不中聲月旦有評焉欺世

益名嚐能掩之若必以講學爲厲禁使天下相戒而不敢談仁義禮樂是人化物而滅天理也中國之淪爲左衽人類之流於禽獸胥繇此矣

有一代之開創則有一代之治體湯革夏正佐以阿衡今讀其詩書之文整潔嚴峻當時治體可知也賢聖繼作補敝救偏無致遐佚迄於武丁荆楚不庭伐之三年必克乃已師則懲而威已伸故終商世六百餘年屢見河患不聞有侯國跋扈之患藉令帝乙舍紂立啟周雖奕世載德如商何哉周之興也本以仁厚立國行葦旣醉歡洽太平釆菽蓼

蕭咸不勝惠僅三四傳昭王南征不復遂弗能問中興止一周宣令莱弗竟東遷以後射肩窺鼎天王直寄坐耳孰謂有道之長周過於商也

夷狄之勢欲其分不欲其合合則力強易於跳梁分則微弱不敢有邪心故蠻夷相攻邊境之利也用蠻夷攻蠻夷樽俎之筭也中國之勢欲其合不欲其分分則孤旅難於自固合則威重而足示彈壓故屯塞雲連東擊則西援右警則左應此掎角之形也畫疆而守尺寸緩急不相顧瑕者破而堅者亦瑕此坐困之術也

象桂之猺貴筑之苗猓崖之黎皆天地所生與人同類也彼非有郡邑政教時用没爲盜無足深怪當事者第結以恩信因其俗爲置酋長申以約法盜未嘗不可弭也久而習服建治設官亦必不化爲中國也建一邑澤流一邑建一郡澤流一郡使三代聖王當今之世必不遐遺矣非廣地而好大也至仁天覆臥榻側一物失所其心誠不忍也若因盜而以叛勦之旣勦不能以政教綏之例不取文翁化蜀與韋皐定南詔事觀之也

大學者欲究極萬變以滿吾明德分量非博學詳說

不發於面墻乎博固所以求約詳於說欲精於守
也詩三百篇聖人日爲弟子雅言興觀群怨忠孝
多識益諄諄焉蔽之一言曰思無邪則聖人所爲
博約者可深思矣引而伸之書可一言蔽允執中
也易可一言蔽自强不息也禮則無不敬也春秋
則春王正月也春者奉天道王者遵王度正月者
反其始也周官正月始和布法象魏道人以木鐸
徇於道路脩制謹度悉如文武之始無毀大常無
斁人紀此春秋之義也
典謨文之祖也至春秋辭命猶有訓誥之遺焉雅頌

詩之盛也至魯宮泮水猶有殷周之槩焉文喪於戰國蘇張范蔡爲階厲也詩亡於戰國屈宋景其濫觴也策士騁縱橫之辯賢人舒憤懣之氣才情橫溢而醇樸漓矣規尚瓌詭而俗化乖矣文章與世運相升降也可弗愼乎

由十五至七十聖人自爲年譜矣由志學至從心聖人自爲傳神矣曰立曰不惑曰知命皆從性體中昭徹從踐履處循省愈光明而愈精熟其乾乾常惕者天之行乎其炯炯常照者日月之代乎善學聖人者求聖人之神而已得其神則語默動靜皆

應迹也仕止久速皆過轍也周旋於魯衛齊宋之
郊皆客旅也可以覩聖人而不足以見聖人也
天畀人以富厚爲貧者所取給也天畀人以智慧爲
愚者所取裁也富而自擁智而自謀覩貧且愚者
莫之恤且從而姿糅焉亦大負天之意矣故富貴
之家子孫或日頑寡而日衰薄天之所厭不可救
藥也
夫知世不可爲而爲之晨門於聖人最知心矣然聖
人非必不爲以夫事幾亦非必於爲而不適時變
也大都無過百雉古之制三都踰制則請墮至郈

不可則已之陳恒弒君大逆也雖告老而猶請討君相不可則已之爲乎不得不爲止乎不得不止而後見聖人之能權或者謂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夫必事可功成而後動則天下事可言可爲者不亦寡乎是使先王之制與討賊大義不復明於天下此聖人所爲疾固與果也

周武既代殷矣箕子既陳範矣九州之內何地不可封而封以朝鮮何也獨夫雖播虐殷先王德澤尚未忘于人心武庚祿父猶將擁戴焉矧聖如箕子者哉故遂跡窮陬愛身愛道絶頑民蠢動之思而

全舊臣始終之節蓋箕子自爲計武王周公遂從
而成之也荒服之國各有君長豈能遽奪而授之
列爵以子爲置田里而居若寓公焉爾已今平壤
城外有箕子墓風俗淳美與他國異聖人過化所
遺者遠也

盈虛消息者天之數人之紀也毋論其遠試近取諸
身百年之中有少壯老病也一日之間有晨昏晝
夜也孰有壯而不老老而猶任力作如壯乎孰有
晝而不昏昏而能廢寢臥如晝乎起居一不慎飲
食一失調而百病生矣匪消不息匪息不盈觀於

身得養生焉觀養生得應世焉老氏守雌守黑純用消息以持盈也

孔廟之有從祀也爲明道術翊聖眞也爲褒往哲而詔來者也乃議者或主於講學著述而名世大賢偶未及焉亦未達於聖人之教矣自虞夏殷周至今學校皆以明倫入則事親出則事君功被生民勞著國家皆明倫之實用也故禹敷土稷播穀皆稱聖非必夷禮夔樂而後爲聖也箕子囚比干剖皆稱仁非必伊衡傅楫而後爲仁也孔門七十二子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各以所能顯要歸於心術

光明操行端亮不悖於聖人繩墨則可謂聖人之徒矣若宋范文正文文忠二公者一立朝獨秉風節一遭亂身荷綱常而心術光明俊偉異世同轍豈非卓乎不悖於聖人者哉先憂後樂饑溺之極思也破家殉國忠孝之烈軌也其丰采足以聳華夷其精誠足以動天地試觀三代以還能如二公者有幾顧以未嘗講學而不及躋於聖人之徒則當世知學者鮮而持論之太狹也二公文章藻麗煩煩簡編者姑不必論當文正鎮延鄜時張子厚以兵法見公曰儒者自有名教何必孫吳子厚由

此問道則關西之學公實默啟之文忠臨歿寄書衣帶云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成仁取義公實允蹈之謂二公未嘗學問可乎昔子夏重敦倫而以竭力致身賢賢信友必謂之學則峻節精忠如二公正子夏所樂與也朱子論次名臣以文正爲宋朝人物第一予於文忠亦云乃宋朝理學諸公援武廟庭者衆矣而所稱第一人物曾不得與章句之儒比蹟而俎豆焉朱子寧獨安耶蓋世必有千古學識然後能權衡千古精令聖學大明于世自當知綱常名教爲學問之大必有爲二公特請者矣

或曰百代殊絕人物漢唐居三可皆祀乎予曰不然博浪復讎隆中感恩北主委蛇益有功名自喜之意焉若二公醇乎醇矣未可並論也

大天地生財自足以養天地之人乃兆庶嗷嗷若不聊生者曷故哉往予叨役四方訊之三老子弟曰有六蠹焉一吏蠹計海內親民之吏以三千數餐冰茹蘗敢謂無人乃法紀漸玩士習漸潤或生平志在溫飽或當官身處膏脂其砥礪自愛纖塵不染者亦什之一二耳羨耗重而壞賦斂暮金入而山判移家豐者窘於斯交力乏者窮於贖罰姦邪

盜賊俱由此作乃其言曰吾非敢肥家也上官之餽謝日煩入覲之交際不貲即勉爲清白勢不能也二役蠹夫吏之無良胥役乘間蜂擁無論矣即吏知自愛而識闇於簿書材踈於約束矣智舞文恣爲姦利者亦時有焉微輸則盈縮任其侵牟緝盜則縱奸而害良善甚至不才寮佐甘於猫鼠同眠而猫且向鼠求食上官慫令可高束也拔訪可陰中也士大夫公議可旁格也故民間謠曰何必科第爲郡刀筆何必讀書爲邑吏胥言嵎負莫之能攖也三豪蠹邑固有長令也窮鄉小民或柔懦

不能自立於是有武斷者雄行其間稍不如意則能爲左右袒民其魚肉矣那貸出息閭閻常事獨有强暴者乘急而貸恣横而取展轉加益或至十數倍叱咤毆撻威於官府令人不忍見也又有典質貨物之家先計子母錢入其橐中而後以母錢出期而不至則聽廢易縣官尚有逋賦彼獨坐收萬全也斯二者驟禁之恐窮民無與往來惟下寬息之令而重懲横索庶可少瘳乎四奢盡非食惡服聖王猶躬先之以士庶之家而華衣美食侈僭不循度者何也燕會備水陸之珍嫁娶盛珠玉之

餙畢飛等於侯第園池擬於上苑環視貧民顛連無告曾不能分半菽尺布起之溝中國制踰矣天物殄矣月盈則虧器滿則覆非人禍也則有天殃豈直財盡而貧困隨之哉五訟蠹先王以六行教萬民曰孝友睦婣任卹故家門雝雝閭巷藹藹鄉黨恂恂寧有嚚夌訴詐之患也世教衰而競端起見小利則爭遐小忿則爭於是設無情之辭操必勝之術事本纖芥而重之以為丘山人本蟣虱而張之以為狼虎訟師主持猾吞播弄非有明允之吏剸剔微曖反覆鬬捷終無已時此官者所以傾

貴而貧者竟至於破產也六異盡自二氏興而鬼神禍福之說恐衎同胞不曰爲祖考則曰資福後嗣不曰懺釋宿業則曰廣種來生以故緇衣肩摩於都市梵宮閙峙於湖山而且煽引蔓延靡地不到布金造刹隨處而有一夫不耕有受饑者一女不織有受寒者今以數百萬僧尼取給於天下之耕夫織婦而無益於毫毛民之饑寒亦半繇此矣夫此六蠹皆吏民之自爲擾側也天災賦斂不預焉若加以水旱之頻仍催徵之廹促榷稅織造之煩擾烏啄獸攫其何日之有欲去蠹莫先於肅

吏治吏蠹既袪然後五者可得而議若清源正本

當白廟堂樞要始也

夫權一而已或云反經合道或云權只是經或云經權亦當有辨於義孰當曰皆是也而未協於一也有經中之權有經外之權如娶妻可弗告也完廩浚井可使不可殺也過宋可微服也去國可遲遲可接淅也小杖受大杖可避也嫂溺可手援也餽金可受可不受幣交有報不報也此經中之權所以善用夫經也至君臣之窮而放伐與兄弟之窮而斧斨破尚可謂之經乎嘗觀聖人論贊帝王獨

於湯無一語武王昭代君也猶曰未盡善而順天應人俾於莊家兒之若曰當治亂改革之際天命人心如是不得不用權以通其變耳此經外之權卽不背乎道終不可以爲經也

人生首圓而足方分天地之遺體矣自嬰孩至老耄寄天地之一息矣養其息完其體不與天地相似可乎嘗閱對狐煉氣五百年始類人形又煉五百年而後得仙每笑具人形者可省力五百年奈何不自愛而甘與仙絕嗟乎彼與物尚慕人仙求善變卽收效于千歲之後猶不憚爲之可謂智且勇

矣乃覥然人也既見聖弗克由聖以百年精力侵
游於理欲交戰而聖岸竟邈焉其智勇反出野
狐下也亦足哀已
晏嬰不知仲尼未嘗謂仲尼非君子也嘗年不能殫
其學累世不能究其蘊其仰止獨深矣仲尼不見
知於嬰未嘗謂嬰爲匪人也曰平仲善與人交平
仲賢大夫也而難乎爲下其瑜瑕不掩矣嘗觀古
之人趨捨不同意見各異然是非臧否肯其人如
其事而止寧有纖毫作好惡哉世衰習薄士競以
異同爲愛憎損人者必月日奸邪損於人者必詆

曰權奸相凌相詐至舉其生平掠屈盡沒焉毋論雅道亦與乎正道之民矣

大德怨人所時有也老氏曰報怨以德聖人衷之以直報怨時無可報未嘗宿憾於胸中也時適可報未嘗吹疵於事外也因物付物我無容心謂之不報可矣禮稱親讐不共戴謂非其罪而遭橫逆焉耳鯀殛禹興蔡叔囚蔡仲用安所言怨德也至兄弟交遊之讎曰不反兵寧無量力乎曰不同國得無死黨乎此必非聖人之言也後世豪俠睚眦殺人借交報讎此語誤之也若諛臣導君黷武曰齊

褒貶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敢於誣聖經矣

語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故聖王御臣有使過之仁有肆眚之典擢以微瑕掩白璧以寸朽遺棟梁也君子愛物容衆何獨不然士不必兼六行人不必兼六藝有片長則亟取之若無心得過與不幸罹咎者惻然憫焉曰第速改則良士也凡人非惡極罪大皆可與更新也故其人樂君子之寬而益勇於祓濯是以君子在位則朝著無棄材君子在野則鄉曲多賢子弟其所包含庇造就弘也夫夷齊淸之極矣視溷世若塗炭焉然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此足以想見聖人之度

聖人爲治不因循以徇世亦不立異以驚世少正卯魯聞人也且列秩於大夫卽罪當誅非請訊於魯君否度於季桓子能一意獨行乎攝相七日而誅一有罪之大夫以警有位非細故也胡不見於春秋乎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兩觀豈用刑地乎竊意正卯有罪適攝相而退斥之遂暴其罪跡於朝堂與大夫國人共知焉耳豈必以殺戮爲誅乎宰予晝寢子曰於予何誅誅非必殺戮也亦猶景伯肆諸市朝之說也子路賢伯寮譖景伯不勝其忿若

曰吾力能宣言於朝市以明子路之忠節而議𠚍之非真也不然伯寮已見信於季孫恐景伯未能擅殺且非所以聞於聖人也

聖人以厚道待天下即原壤自放於禮法猶曰親者毋失爲親故者毋失爲故也以德報德誠是矣然使聖人在上賞則無及私昵也刑則無失不經也臧否淑慝誰毀譽也所謂德報者將何如而可權愛惡之衡酌情義之中必有妙用存矣

宰我在聖門善爲說辭者也因問社以戰栗對豈亥爲附會哉當時主弱臣强紀綱廢弛誅罰不行啓

人覩其君若贅旒然曾無畏懼心矣戰栗之對蓋欲啟君以威嚴馭下也顧積弱之國勢極不可反未效忠於上秖叢怨於下言之何益故聖人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教宰我以慎言也亦慨魯事之不可救也夫朱干玉戚舞於庭穆穆雍雍歌於室僭亂極矣聖人第曰孰不可忍曰奚取於家亦私與其弟子微詞隱諭焉耳未嘗敢昌言於朝以發明禮更制之端何也僭不自三家而自魯且自成王伯禽始也聖人安敢輕議安得不爲國諱或人問禘曰不知君娶同姓猶云知禮皆成事遂事

之肯也

聖王作而名世生雲龍風虎應景運也王佐出而聖治興舟楫鹽梅泰交也然俯仰數千載遇合亦甚艱焉聖臣與聖君適會三五之盛也聖臣而遇賢君則志同而用未必竟聖臣而遇中主則貌敬而志未必孚是謂有臣無君聖君而得賢臣僅可以熙庶績賢君而得賢臣亦可致小康然識量未必盡符納牖未必當幾一相失則睽睽耳是謂有君無臣人之言曰世有有臣無君者未有有君無臣者豈盡然乎哉

君一而已普天皆臣也聖君一而已聖臣人皆可爲也求神聖於一人固數世不一遇求賢聖於千萬人豈可以旦暮得而接踵至也然而不易得者彼讀聖人之書未嘗存聖人之志也夫以數世不遇者責之君而不以旦暮可得者勉之已此其過在君乎在臣乎試使千萬人者各懷聖人之志以皐夔伊傅自砥其身則立朝必多賢聖之臣矣未有賢聖之臣盈於朝而不能致君三五者也未有以管晏材術處其身而能堯舜其君者也

子路在聖門以政事稱借令得志一匡功業未必其

優爲曾西遜子路而卑管仲者尊聖人之道而擯覇術也聖人之道本諸心性與於穆同體措諸事業與造化同流有淪浹一世之恩澤有包涵萬代之規模覩區區取辦智術炫耀當年者可同日語哉然使聖人得位衡宰而官人羣如管如晏皆任職修政之能臣也究歸於去詐力踐仁義以就聖人附治亦不愧三代之英矣

夫聖臣遇賢君而用未必竟者亦其君之賢近於中主不足與大有爲也說進典學而殷邦嘉靖周召進無遊歌卷阿而治致刑措彼所遇負賢主也周

宣則興起焉嘗論其詩如尹吉甫仲山甫張仲諸臣德兼孝友文武而識達於民彝物則皆聖人之徒王佐之才也使宣王能委心信任豈不足以軼成康而紹二后乃始勤終怠令業漸隳者何也上無啟心關德之命也無訪落佛肩之求也即有忠諫將逆耳是懼故補袞之輔出而城齊姑託諷於末使莫默悟主心焉耳所繇遜志緝熙啟宗周成疆勉於學而宣王不知學也萃王佐之臣事中興之主乃不獲竟其用千古有遺憾夫

三代而下人主有不繇問學而智畧能運寰宇恩澤

能潤羣生者此天縱非人力也嘗觀漢武帝唐太宗有亞聖之英裁焉漢文帝宋仁宗有亞聖之粹質焉使得二三王佐左右而弼亮之則創業守文當與湯武齊駕與殷宗周成比烈矣惜乎其有君無臣也武帝表章六經改正朔易服色漢治蔚然一新汲黯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太宗嘗嘆不井田不封建不可以治天下至貞觀政成則曰此魏徵教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此二君者皆毅然有唐虞三代之志欲以仁義致隆平第未聞精一敬義之學徒

以政術鋪張仁義所謂徒法不能自行也汲黯能言之覩徵能教之試問二臣仁義作何蘊蓄作何設施即二臣未必能置對安望其啟心沃心乎或謂武帝有董仲舒而不能用夫天人三策固稱醇儒然語涉迂緩而格心無術彼雄材大畧之主直與拘儒曲學同類視之此江都所以行也漢文宋仁皆恭儉寬仁卓越千載其臣若申屠嘉張釋之輩及慶曆諸賢亦皆俊偉光明流聲奕世顧有君如此而不聞以道德天人之說進豈生平深造未及弗敢深求於君耶或謂文帝有賈誼而不能用

夫治安一疏後匡濟而乏本根矧以少年狂幸傲
覡其將相大臣誰能容之故痛哭流涕不遇至悲
憤以死淺衷難與大受過不在漢文也數君而外
若宋之藝祖神宗亦嘗銳志大平而鼎鉉寄於刀
筆戈矛起於紛更治僅羅安亂且亡國皆有君無
臣之故哉
致禮治身非必周旋裼襲以爲容也莊敬在身無斯
須去焉耳致樂治心非必琴瑟笙鏞之在御也和
樂在心無斯須去焉耳故斯須不莊不敬不和不
樂非聖人之學也後儒論格致日合之以敬而益

贅夫心無止以敬爲止敬無內外無常暫何言合何言贅哉格致所以資敬脩也知毋不敬乃可以知格致

道行於上聖人爲璿璣焉統天以宰治也道明於下聖人爲木鐸焉代天以宣教也夫道一而已其宣教者即其宰治者世不可一日無治教不可一日不明在上在下聖人所遇不同其欲登天下於袵席振斯世之聾盲未嘗頃刻置焉天之愛民無已聖心之無已與天一也若曰蹴食水飲便可忘世則大烹鼎養亦可釋念於生人矣天不虛生聖人

聖人必不虛負天意

自學庸表章於程朱翼六經以行於世而聖學始大

明也我

聖祖神武開天觀心有銘存心有錄蓋直遡人心道

心之旨焉予日有啟沃予日有先後程朱以之乃

當時劉宋諸臣未聞有闡明精一以贊勳華安在

其為帝臣也

世宗英明天縱敬一有箴五箴有註又直承敬止敬

勝之脈焉而在廷諸臣不聞有發揮純德以揚耿

光安在其為王佐也故聖君或數世一遇聖臣則

千載寥寥明良喜起賡歌者誰寧不爲世道三嘆
大聖學明矣道術一矣乃王佐不恒有者何也三代
而上以德行教士其選舉即以德行故士皆勉於
禔脩雖巖築川釣之儔猶有懷仁義以待用後世
以經術教士其進取則以辭章故士皆務於絺繪
雖宏博俊偉之儒未必能超流俗而反求心性卑
者華膴焉耳高者勳名焉耳故選舉之制不復辭
章聲利之習弗變而欲求王佐於世必不可幾矣
無王佐則聖治不興有王佐不遇聖君聖治亦不
興然寧使王佐恒有以俟恭默之君毋寧使聖主

夢寐旁求恨不得良弼而用之也
今天下學宫所誦習皆聖人之學矣道術一宗孔氏
矣然訓詁祇文帖括踐履不副虚車聖學實未嘗
明也高論各標門戸微言多雜西竺道術實未嘗
一也以此悠悠士習卽或存心當世亦不過聰明
意氣之作用雖董賈汲魏諸臣猶不易得况有真
王佐以輔聖君乎夫王佐所以輔君莫先於務聖
學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成
王受學於周召曰敬之敬之學有緝熙於光明彼
其責難於君卽其實有諸巳者也學傅說周召之

學克見而克由焉然後可語王佐
所謂典於學者何學也禮制心義制事聖敬之家學乎虞廷精一無二道乎戢志斂神以深入焉曰遜有一毫浮游之氣非遜也畢精竭力以篤行焉曰斂有一毫宴安之習非斂也遜與斂允懷以終始則聲色不邇貨利不殖寬仁彰信表正萬邦矣故曰厥德脩罔覺聖君所以爲聖王佐所以輔聖無出乎此矣
夫學者學爲聖人也學爲聖人者非獨善其身而已將學爲王佐上輔聖君爲堯舜下興聖治爲唐虞

也故曰予天民之先覺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舜何人予何人沓然與匹休焉厥后非爲堯弗爲舜慊然若撻市焉王佐德業所以大過人者此學此志也

秦漢而後載籍博矣諸儒著述繁矣取𠀤知一語以提撕後學亦訓詁之𠀤剩乎第持此爲榜門戸謂千載絶學於今始傳由慥慥君子觀之則其言近誇焉耳予生也晩四十年前猶及見先民矩度言恂恂而行質慤多湛文簡與鄒吕二公門人也其後談悟談空日益衆以敬脩爲桎梏以超灑爲自

然矩度無復存矣故言學者謂辭章功利爲俗學也不言學者謂心性天人爲僞學也夫中和參贊聖學固自有眞若騁語空悟如淸談無益於世則謂之僞亦宜鄒學本師新建乃言必居敬不盡從師語且欲捄其流弊葢所自得者深乎

周官分設六卿冢宰統百官均四海稱天官焉君其職者當以天自處至公無私覆也至明無私照也而後謂之天苟賢能不當其任銓叙不協其則天何以稱焉近世權歸政本有以啟白忤意者亦有臺諫噓薦致相拂戾者夫天之予奪人之所臧否

也閣部臺諫皆比肩事主固當相與謀度以求共濟可則無嫌於同不可無嫌於異庶幾以公明盡天職耳若可者故拒不可者强從也是謂失官同乎已則喜異乎已則怒也是謂侵官律以協恭和衷之誼均不能無過矣

國家量出制賦金花有額備上供也好用匪頒於是乎給之有餘則以佐邊餉從來久矣自柄臣獻媚盡取以歸内帑一切冠婚鉅費别索諸司農無敢不敬應者計金花歲入百二十萬以四十年通計則五千八百萬俱積之空虛無用而冠婚珠寶等

費不貲又數倍於昔皆借取於太倉老庫葢額外
之索額外之供也藉令司農執故事以請曰此費
當出金花此費不當濫倍於舊三疏不從則以去
就爭焉知
聖主不爲轉圜乎乃一意將順不慮餙罌之罄至於
今搜括無策九圍呼庚癸試問當年主計之臣不
無赧顏于地下矣
國家歲漕東南粟輸於京師以供六軍萬姓之食費
鉅而力難矣如使畿甸之内及中州山東西三省
相水利以興稻田數百萬之粟可取諸左右手也

然而俾兆肯為者人情安於襲故則創始難浮議紛於道傍則終事難也夫世無常治之運變或發於不虞元人亦都燕矣咽喉一梗至告糴於齊寇價十金一石自官闈及王公貴人鮮可以飽忠智之臣宜亟計於茲矣

往予叨鎮天津見海濱多荒鹹地遂以閩浙治海田法試焉不稼暢茂與南方稻田同冬收萬石豐穫亦同乃上疏令水陸軍兵用力墾耕四之日舉趾而予儆轉秩猶嚴督將卒播種毋惰至五月終得代其冬報收六萬石竊以為二三年後可得二十

餘萬則可充餉金十四五萬若軍兵不能徧及則召募南人依注耕種而分收其半如官田法津河南北兩岸地奚啻數千頃北岸自直沽東抵山海資源泉以溉者又數千頃可增設一邑專理其事若歲收得二百餘萬則可當漕糧三之一從而改折可用以濟邊餉斯固事理之可必者也乃寻得肯侍歸而事漸廢顧身旣隱矣不復致一字於長安與輦轂之後人我無容心焉矣

大海濱荒地所種或蕎麥數莖或刈草供爨有主業者每畝稅不過三釐值不過二三錢今皞瘠變爲

膏壤與江南稼穡之場無異利不待言矣稅歸官
價給土民無所怨咨也所難者北方少雨其灌溉
全用人力沿河地視河高五六尺先開溝澮一道
當用水時合衆力車水滿澮然後分入稅田自北
人惰作者見之則以爲難若吳中固常事也吳中
有用牛車以代人力者又聞淮揚有善爲風車用
竹蓬數面隨風轉運更不用力者尚未召試云
嘗思南北氣運古今不同今人不見古之氣運遂相
忘弗覺耳十二月二十四氣大撓氏之所作也其
徵應宜在侯綏服以內吳越荆楚尚在要荒即大

撓未必至乃今觀於北地曾有正月雨水應候乎
有三月穀雨應候乎而江南或淫雨連旬至不覩
春色何炎濕燥濕之懸殊也豈非古今氣運異耶
濬畎及澮明載於書今中原竟無遺跡豈恒暘不
雨畎澮無用其跡漸夷沒耶今欲為稻田以盡地
力不得於雨止取給於水矣然麥粟賤種薄收較
稻田為力稍佚奪其佚而强以勞民實難與慮始
惟擇其地最下獲最薄值最廉者則勸為之或給
價收之而召南人耕種是謂因地利因人情勞民
勸相惟在賢有司必擇其深知水利者選任責功

成則不次超擢其督率屢省惟撫臣是賴蓋相度脩築或不無動費若如先年別設治田御史恐一柄兩操未有能濟者也夫燕趙齊魯晉宋之墟莫不有水田可治分之則各省無多合之歲增穀奚啻數百萬富民富國寧分上下顧未若天津以鹻瘠棄土善用之近可充餉若無防海之兵或有兵不可耕也惟有召募南人一法矣寬拜爵之令廣徠之方能墾種萬畝者予世蔭戶五千畝予世千戶文秩則兩殿中翰其子弟來同居者聽入籍應試事不勞而言可底績其在玆乎

夫夷狄之亂或乘內釁亦或生內釁也寇賊之興或因外侮亦或納外侮也爲國者不能綢繆於未雨凛戒於春氷致內外交訌而後圖之欲易危爲安不亦難乎晉宋之南渡也幸內無弄兵之赤子也然鐘簴一移陵寢宮闕化爲灰燼中夏冠裳竟淪腥羶禍不可言矣此　國朝安社稷之功當以于少保爲第一也

天惟至健故法象常運焉人惟至剛故德業日新焉志意之精明也仁賢之講習也雖有聲色之誘貨利之攻弗能爲心害矣紀綱之振肅也忠良之篤

渠也雖有水旱之災夷狄盜賊之警弗能爲國害矣

夫閩浙吳越淮揚皆海國也當百川之會故可因水以成膏壤淮揚接畛爲濟青登萊迤北爲河津爲永平遼左何獨不然顧土俗人情狃於苟安不能隨地疆理亦未講於生衆爲疾之說矣臨德二州間爲九河下流其故迹多湮爲窪地旱則豐收潦則成浸又有濟河小清河皆直達於海倘善爲潴洩如江南法合九河故迹可成稻田數千頃頃今分流處皆隄塞以濟漕未可輕議也若河間雄漠

一帶沮洳相望爲溝澮以節宣之亦可數千頃其用力更易於滹沲矣

嘗聞先輩有爲吏極廉潔者歸而渡江中流値颶風大作舟人危甚請禱丁宗二神祈佑此公拒弗信問神何名舟人以丁蘭對曰孝子也必不予毒端坐如故已有緋衣神人現於舟上厲聲云吾乃宗某不祭立覆汝舟此公拱手自誦曰去時此行李還時此行李葬我此江中不媿此江水神遂不見風息舟濟無恙蓋廉吏能感神明若此抑神明故示靈異以彰廉吏耶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宜

志之爲好脩者勸

或問吏治寬猛何尚乎抑先猛後寬乎曰四氣遞運天之化也仁義敎刑治之紀也寬猛亦何常用哉寬於罯以外嚴於罯以内寬以植善良嚴以戢姦橫夫能使舞文骫法之吏好暴嚚訟之徒凜若秋霜也能使無告窮民與無知赤子煦如春日也則可謂眞循良已

仲尼祖堯舜者也爲仲尼之學祖堯舜而宗仲尼也堯舜之道執中而已仲尼刪此中以詔來世而已夫中天之命人之心也道心卽中故微妙精而察

焉匪直天理人欲之辨從天理中察其至中正至粹精也察之精斯守之一曰時中者何中無定用惟時是適執爲樞時爲運也言中復言誠者何惟誠故能精能一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誠之至也誠至則中致和自中出時中之謂和也其開中詔後世者何欲俾君爲堯臣爲舜而生人長被堯舜之澤也以魯君昏庸猶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言精一人皆可學也夫道心人所自具顧存亡繫操舍耳一日戒愼恐懼此心便與堯舜仲尼相似能常存堯舜之心則何難繩武常存仲尼之心則何難

党家祖堯舜而宗仲尼豈異人任也

聖人惡鄉愿者惡其似德非德也反經云者反求於經德俾眞者明似者無淆亂耳反之有物有則以原其固有而非外鑠也反之良知良能以驗其同然而不緣學慮也反之平旦夜氣以覩其來復而不終禽獸也此天地之恒性生人之恒經萬古如一者也經德昭明於天下是謂經正無論豪傑之士即庶民有不感發興起乎知性之本善也各從性中求仁義矯揉仁義者退矣知堯舜之幸乎性也各從性中求堯舜謂堯舜僞者遠矣邪慝何自

生焉故道性善即反經也曰我欲正人心者經正
也衛道脈而扶衰世無二說矣

君子之學以立誠爲本惟誠可以崇德惟誠可以廣
業聖人聞達之辨在質直好義一語而已直心爲
質與色莊異也義由衷好與襲取異也貌直而非
其質鄉愿之忠信乎行義而非其好鄉愿之廉潔
乎學者不從洗心處分別眞僞則察言觀色下人
者正闇然媚世之作用也

傳說曰惟斆學半古訓之所獲多聞之所求皆斆也
斆引其端允蹈焉惟學遜以入之斂以行之斆之

所得未離乎言語意見學而自得乃實脩於性情實有諸身心也念終始典於學精神志慮無時非學治民蒞政無事非學矣作聖作狂惟念念一則德一念二三則德二三

校梓男元兆　元泰　元茂　元學
元壽　元會
弟侄德交　鳴元　鳴正　鳴高
思忠　一鯨　浇　奕芳
爾學　貞吉　正新　一儒
其澤　士廉　元吉　士慈
之桂　成龍　允龍　利賓
培洙　宗洙
門人程　陞　韓文炳　程丘憲　吳艮佐
程元敭　余紹元　胡建初　余紹祿

張永育　金之僑　程養麟　孫乾生
吳朝陽　王徵賢　王洪讚　吳尚賓
王繼茂　汪貴誠　王萬齡　王應辰
程道亨　程　洵　曹元麟　曹文榜
江聯桂　曹光翰　葉正蕃　程仲皋
程維新　李藻春　胡應儁　程希縉
江世恩　吳繼武　程士艮　吳士琦
吳士琰　汪艮棟　鮑覲國　徐德溥
祝崇一　孫立愛　汪鵬秋　汪家騄
查時中　曹時可　汪　駿　汪彥先

余鳴雷　江光甫　江弘量　江宗洛
方紹祖　方　傳　余汝衢　黃龍見
吳懋奎　江帶河　葉繼申　汪國籌
江星僑　汪念祖　汪煥章　汪其賢
程元治　張　銓　汪宗傅　許天孳
許廷採　許廷喬